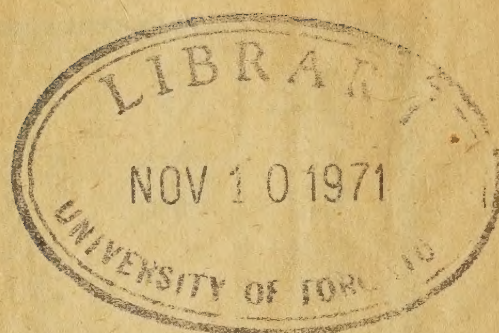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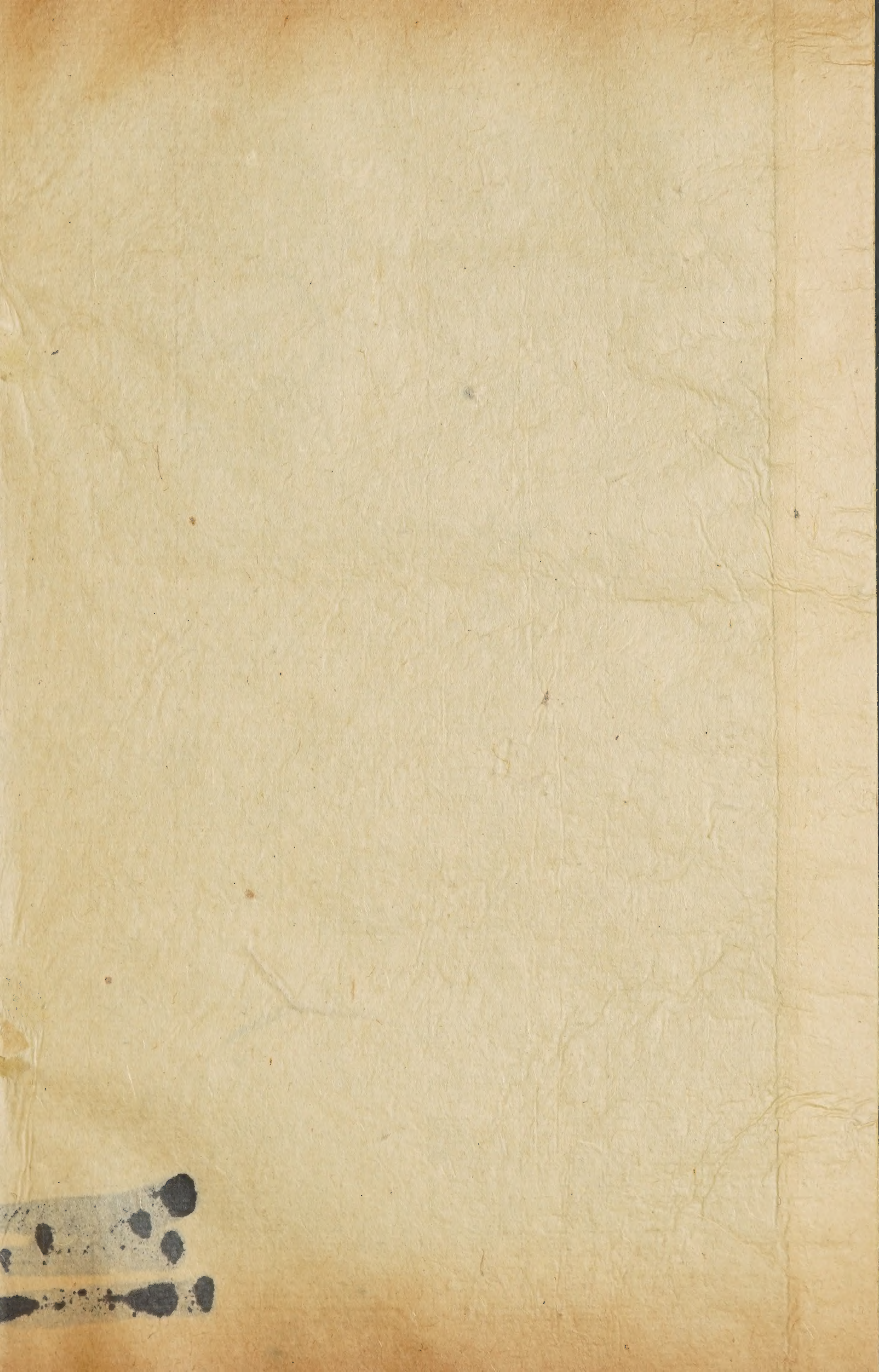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駮呂留良四書講義

下論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呂留良云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詞意含糊。乍看幾不知其所謂。及細按之乃知留良欲描於字口氣耳。其實先進後進之於禮樂。與用禮樂之先進後進有何差別理既可通。又無上下文之關礙。何苦設難端以困學者。使塾師晩學。窮日夜。淹歲月。以爭一二字無關義理之虛神。何暇窮理通經。此等講說誤

人不淺

呂留良云論者輒以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以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

下節夫子明說從先進則不從後進明矣周旋後進誠爲不必至上節野人也君子也夫子原是述時人之語此處且不贊先進不貶後進留待下節發明有何不是留良一槩痛詆多見其心粗耳

呂留良云野人君子二句乃時人之言此二句尚須活放未可直入時人口中

野人也君子也此二句正須提清是時人之評方有著

落。不然。却似夫子自作反面之詞。無此理也。留良乃云。尚須活放。不可直入時人口中。然則當於何處入時人口中耶。此又留良多設難端以疑誤初學也。

呂留良云縉紳富室不知儉德爲避轉相效慕

易君子以儉德避難。削去難字。加一爲字。割裂經文使人不解。且易經本義。非言用度奢儉。留良引此以黜奢侈之非。失其旨矣。

季路問事鬼神章

呂留良云事鬼之道卽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

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孔子所以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以其理本合一也留良乃以於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者爲似是而非果如所云則必別有事鬼之理出於事人之理之外而後可也以祭祀之精意言之仁人享帝其所以對越在天者即平日民胞物與至誠惻怛之心故能昭假於上帝也孝子享親其所以致愛致慤僾見愾聞者即平日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故能無怨恫於神明也以祭祀之節文言之祭統所謂見君臣之義見父子

之倫。見貴賤之等。見親疏之殺。見爵賞之施。見夫婦之別。見政事之均。見長幼之序。見上下之際。凡所以交於神明者。莫非身世相接。切實之道。果能於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是深明經義也。留艮乃以未能事鬼焉能事人折之。是文致其罪。而未察於義理之實也。不亦枉乎。註云。學不可躐等。謂舍事人而求事鬼。勢必穿鑿矯誣無所依據。非以事鬼事人爲二。必先從事於事人。而後徐及於事鬼也。故復引程子之說。以明合一之義。留艮不會註意。而以求合一爲非。失之遠矣。

季氏富於周公章

呂留良云冉有政事之才長於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卽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面先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冉有所爲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

官得來

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冉子爲宰而賦粟倍他日。其必有不當取而取者。可知矣。留良乃以冉子長於理財。盡其職分爲聚斂附益。然則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必曰會計當。牛羊遂。亦可謂近於聚斂附益乎。謂冉子之罪在不

知大義。呆實做官。然則知大義者。將別有詭計詐術乎。以仕於季氏責冉子之不知大義可也。旣仕焉而以呆實做官爲冉子罪。則冉子不任受矣。

柴也愚章

呂留良云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於此亦可見非徒作索瘢求纇語也然數子終於此病而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

朱子曰。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只是不肯放過。留良之說。實本於此。然因此而直斷諸子之終於

此病。則恣且誣矣。觀子張見危授命。執德不弘二章語。切實深厚。則非終於辟者也。觀禮記所載子羔將爲成宰。成人聞之。乃爲其兄衰。與所論貫道而葬之語。與春秋傳孔子曰柴也其來之事。則亦非終於愚者也。子路忠信著於天下。鄰國信其一言。徒喭而能然耶。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呂留良云不踐正是不入處

不踐迹。是善人好處。所謂天然合道也。若有此美質。而加之以學。則其入室也。比他人爲易矣。何留良反以此

爲善人病耶。葢此二句一揚一抑。而留良必欲作一串語氣。是以謬戾至此耳。

呂留良云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不踐迹句中抑揚並到但有下句在露不出抑底語氣耳須將踐迹說好一步則揚善人處抑意已透矣

觀此。乃知留良受病之所在矣。葢善人之不踐迹。是未曾學問。不知有所謂迹者而踐之耳。故朱子謂質美而未學。張子謂欲仁而未志於學。玩兩未字。可知非謂爲善人者限定終於不學也。留良誤以爲善人者限定終

於不學所以有不入室是終於不入之說豈知夫子此二句只論眼前之善人亦不定後來如何觀孟子答浩生不害自善人而進於信人以至爲美爲大爲聖爲神可見善人知學時後面自有許多進德地步留良乃謂子張是問善人究竟夫子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何其憒憒耶至謂下句病痛正在不踐迹句中是謂善人雖知有古人之迹而不肯踐也果爾則任心蔑古病痛甚大亦不足以爲善人矣

呂留良云善人原是正道中一等不入室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

室訓精微之奧蓋聖道之極致非義精仁熟不足以幾此善人於此境界相去甚遠然聖人之教總是引人向上學必至於入室方爲善學此聖人之於善人所以不滿之而又深望之也今謂不入室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然則美質之人皆可畫地自限不圖進修有此理哉

呂留良云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如問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賢之道比較則無人不是道矣今人拈道字多謬要之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

朱子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留良云不過問

善人之名義字義亦非。

呂留良云不但不踐有抑揚并踐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卽迹字原有抑揚之理在要看得圓透此章抑揚之旨只以不踐迹爲揚不入室爲抑耳如留良所推廣許多抑揚皆此章之旨所無也今更就其言而一一剖之其云不踐中有抑揚者如惡人不師古而行不善事善人不師古而天然合道此不踐之抑揚也其云踐迹中有抑揚者如初學者勉行而未能中節久學者習慣而動若自然此踐迹之抑揚也此二者雖有抑揚之理然於此章之義已風馬牛不相涉矣至云卽

迹字原有抑揚之理在。則一毫不可通矣。夫此所謂迹者。乃前言往行。載之於經。垂爲訓典。在踐之者有淺深離合。在迹則一定而不可易。又何抑揚之有。留良此等議論。信口指注。使人茫洋迷亂。不知所適。亦誕矣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呂留良云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脚將使二子共成一樣不尷尬東西而後已

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

夫子之進退由求。教二子以中道。固非使子路學冉有。

使冉有學子路也。然卽使二子者。互相師資。亦何害其爲損有餘補不足之工夫。比之守一轍而不變者。不猶愈乎。如之何便成不尷尬東西也。若謂德不遠相過者。不可相學。則如子路問成人。而夫子告以武仲公綽卞莊冉求等。此數人者。皆不及子路。而夫子舉之。何也。如留艮之說。必須進者一於進。退者一於退。自成一路。方不爲不尷尬東西。而免於鄉愿。不幾與此章之本旨相背而馳乎。又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脛可言短。鄉不可言短也。其用字之不典如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呂留良云道只是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卽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而變則馮道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簒漢馮道之喪心李贄皆以爲活佛聖人矣

道之本雖一。然其散在事物者。一事一物。各有當然之則。是道有不同。所以行道者。亦隨之而不同也。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此道有不同之明驗也。今云道只一道。行道處有不同。此豈知道之言耶。夫道一。則行之者亦一矣。行有不同。則道之本有不同可知矣。判道與行爲

二道自道而行自行如之何其可也易傳謂有正而不
中者謂人有守經據法而不適事理之當然者是有正
而不中也謂無中而不正者謂人苟能因時制宜無過
不及則自合於一定之理是無中而不正也此二句之
義正以理無定在欲人隨事以適中而留更引以為無
二道之証不與易傳之本意大相悖乎且隨地而變正
道之妙用而所貴於精義之學也顏子居於陋巷禹稷
出而濟時曾子賓師而避寇子思為臣而守節孟子受
宋薛之餽而於齊則不受皆隨地而變者也否則膠柱

而鼓瑟如之何其可哉留良乃謂隨地而變即馮道穆之之流何引喻之失義一至於此留良肆口嫚罵語無倫次要之與此章之旨總無干涉也

顏淵問仁章

呂留良云已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

曰禮自仁分出可也已乃私欲謂私欲自仁分出可乎蓋已與禮皆自心分出所謂道心禮也所謂人心已也以爲自仁分出則悖矣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

朱子曰。如此說。却是體中亦有人欲。觀朱子不許五峰之說。則留艮所云。正顯與朱子悖也。又云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語亦有病。謂所復之禮卽仁。可也。謂所克之巳卽仁。可乎。

呂留艮云朱子講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葢未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近人有主發時下手說體朱子索性克去之意故專主行邊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爐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爲紅爐是如何

巳發未發。俱兼知行。巳發之知行。謂遇事接物時。至明以察其幾。是知。至健以致其決。是行也。未發時。雖未有

所知所行之事。然兼包知行之理在內。如朱子言未發時致其精明。未發之中。惺惺不昧處。是知之根。其謹惕不放逸處。亦是行之根也。以未發屬知。已發屬行。從來無此說。留良又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爲証。殊不知此皆已發上之知行。不可混入未發內也。朱子所謂未發致其精明。乃主敬工夫。所以有不善能知。知之便能不行。其根實由於此。

呂留良云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着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

克己復禮。不是兩時事。朱子或問中。謂克己時以禮爲則。是也。今按下節非禮勿視四句。正發明克己復禮工夫。蓋當視聽時。便有當視當聽之則。所謂禮也。而好聲亂色。或留聰明者。已害之也。克己者。於非禮處勿視聽。則所視聽者皆禮矣。二者如手反覆無兩時。無兩事。今留良云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然後復禮上用工。如此則是當其克己時。不辨是非。茫無主宰。而惟決去爲務。不虛費此一塲辛苦耶。且所貴乎聖賢之學者。爲其卽事循理。卽物體道也。若克己復禮。

判爲兩層工夫。則當旣克己之後。未復禮之前。空蕩蕩其心。所作所爲。毫無準則。到復禮時。然後一一收拾也。天下有此聖學哉。

仲弓問仁章

呂留良云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出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朱子曰。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所謂一服見效者。喻用力之猛毅。所謂漸漸服藥。磨去其病者。喻持養之謹密。乃因二子天資

之異。而示以進德之方。非謂二子各有其病症也。如以病症言。則所謂虛邪深痼者。乃梏亡反覆以後之病症。以語中人尚不可。而可以是誣聖門大賢以德行著稱者乎。

呂留良云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着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間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主客層次正須一一分明

敬所以存仁之體。恕所以行仁之用。此二字乃爲仁中本有之工夫。豈可謂人心中本無敬恕名目。必對私欲而後有之耶。且謂敬恕以去私欲。然後心存而復仁體。

語氣亦倒。朱子謂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則將無已之可克矣。是敬恕以存心。然後私欲可漸磨而去也。蓋克去私欲。以復於禮。其功猛而疾。存心敬恕。以漸去其私。其功順而遲。此正顏冉乾道坤道之所以異處。留良以上章之義。移之此章。失其旨矣。

子貢問政章

呂留良云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於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做上節節將信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而三項板煞之病生矣

民信之矣信字之義雖只言民信服於上然尊君親上亦即是忠信誠信固有之良更無二理如何此處且放輕到下文乃深重言之也且此信字雖在兵食之後然所以必須足食足兵正為民信起見正如言富教二者富之雖在先而所重却在教之也此章重信字之意雖因後文將三件較量然後說出而其實重信之理已具於首節之中矣留良意在欲留下節語氣却移換道理以遷就之何其粗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呂留良云嵇阮以老莊淪晉金谿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朱子嘗謂子靜精神緊峭善警發人能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禍未艾也朱子雖有此言然今以當時之事考之南宋之末金谿之學未甚行於天下其門人亦未有居大位操時政者何因而有陷宋之事不得以西晉王夷甫諸人爲比也留良肆口嫚罵亦妄甚矣

子張問政章

呂留良云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騖外而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但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

心只此一點意思早已將仁字剗却

半山之權謀同甫之功利。誠有之。不必爲古人諱也。至於東坡初年之議論。誠有過處。後來所著書。裨益於世教者亦多。其偶有偏駁之論。爲文妙不自刪去耳。何留良之薇美而稱惡也。至於伯恭。乃朱子之至友。如詩傳則多用其說。近思錄。則相與編次。朱子嘗舉之與張南軒同論。蓋聖賢之徒也。留良乃敢一例嫚罵。可謂無忌憚者矣。至謂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此語以論東坡。且不可。況伯恭乎。東坡居官。到處有惠政。

無愛民之心而能之乎。同甫雖多偏駁。亦不至全無誠實愛民之心也。留良此等議論。多未見古人之書。而肆口詆訾。多見其狂妄耳。

季康子患盜章

呂留良云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爲盜也荀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此章之旨。固重在不欲。蓋夫子爲季康子言如此。若泛論治民之道。自當以厚生爲本。必衣食足。而後可驅而

之善也。留艮乃云。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貧而後爲盜。苟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此不過紙上空言耳。天下有此理有此事耶。且曰雖餓死亦不竊。所以責於民者如此。豈仁人所忍言哉。留艮欲明一章之旨。而他章之旨。俱不得通。欲快一處之論。而他處之理更推不去。眞迂腐之談也。

呂留艮云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巳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巳考成縱諱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非刻論也

康子病處。在於有欲。至其患盜。亦情理所當然。何云患

盜處即是盜心耶。如此。則將聽民爲盜。乃非盜心。有此理乎。又謂做官爲考成起見。則縱諱與捕逐。都是盜術。亦不近情理。夫做官爲地方計者。上也。至爲自巳考成。遇盜而捕逐者。有所畏而奉法。論其功效。亦尚可以除盜也。乃以其爲考成起見。而與縱盜諱盜者同科。留良不通世務。固無足道。平日所講是非之理。果安在哉。所謂從心上做起者。道理固當如是耶。

子張問士章

呂留良云質直而好義三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爲巳務實之密其中並不分輕重若將義字提出若前後

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爲質章意於此無當也

此章語氣。三句平鋪。雖與義以爲質。提出義爲主者有別。但道理一而已。質直好義是根本。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接於物之事。輕重自分。即提出首句爲主。亦無不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呂留良云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工夫不是成效指示親切并與二字自見精神事得俱兼知行說

崇字雖是工夫。然已兼成效在內。葢崇之得其道。則德

崇矣。崇之不得其道。則德不崇矣。此崇德字。承上文先事後得。便見是德日進於崇高之意。如何非成效。如上章云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易大傳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不俱兼成效在內耶。

樊遲問仁章

呂留良云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仁者人也拈出一人字便將天下枉直諸衆不仁者皆包舉在內人有如許人仁不欲有如許人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此章首節樊遲兩問。夫子兩答。道理平分。不特未見輕

重之意。連仁知相成之義。亦未之及也。至樊遲未達以後乃講出知以成仁之理耳。留良謂此章重仁。雖無大害。然於此章意義。亦不親切。蓋論道理之歸宿處。則仁爲重。論工夫之要緊處。則知爲重。此章之仁知。謂之俱重可也。若言仁包四德。統四端。偏言之仁。亦即專言之仁。聖門之教。惟在求仁。則論語一書皆然。非此章之義獨如此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呂留良云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

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若將仁字看作大事因緣文字看得粗淺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牽併入細求合轉離矣　又云人看得上句粗下句精支當不過便寫得上輕下重或且轉而爲側注之局皆因自已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仁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爲務外求也　又云講學明道是貼知一邊說取善進德是貼行一邊說知行本是一串事故註雖平分而實未嘗不側注也

講學明道與取善進德雖是一串事而文與仁要不能無內外之分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亦不能無精粗之別且人固有忠孝直諒而不優於文者與之居而觀感愧勵皆足以輔吾仁故子貢問爲仁夫子示以友其士之

仁者。而謂輔仁卽文會內見可乎。而謂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所用力可乎。旣誤作文爲側注之局者。又云註雖平分。而實未嘗不側注。則將誰適從乎。

呂留良云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爲明道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此爲大若取善輔仁反是假借用之蓋天下道理精微詳悉非講習不能明而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進德修業只在我自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縱有賢師良友不過爲之資益扶助而已他人皆注重下句能不輕放上句方爲特識

曾子之意。以輔仁爲重。留良乃云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此爲大。若取善輔仁。反是假借用之。顯與本文相背

如其言。則友直友諒。不當在友多聞之先。而程子所謂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皆留良所不取矣。其所見實淺。而敢爲異說如此。

子曰誦詩三百章

呂留良云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灑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卽分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南宋以後。言史學者。多重經濟。明季亦然。其宗程朱正

學者從不聞但以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以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者

子適衛章

呂留良云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

朱子集註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雙峯饒氏虛齋蔡氏發明此義者不一而足呂留良乃設問而自答之甚矣其汰且欺也且春秋時魯作邱甲鄭作邱賦井田未廢也特不能薄賦斂耳魯作泮宮鄭

人游於鄉校學校未廢也特不能明禮義耳去薄賦斂明禮義六字則三代什一周官三物所寓於井田學校之實政不可得而見而於夫子當日富之教之之意亦所謂郢書而燕說矣

子夏爲莒父宰章

呂留良云看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大小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於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

聖人告子夏以爲政所謂利者豈自私自利之謂亦以利民爲言耳利民之利何諱哉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然利民之事無限聖人之愛人也非不汲汲求以利之而有時捐小利而不顧其爲民計者深且遠也管子爲政使民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有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霸業尙如此況聖人之治乎葢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夫子恐其於利民之事不爲遠圖故以是告之豈分別學術而遏其利心哉且自私自利之利不論爲學爲政何待計較論量於其大小以爲趨舍哉

呂留良云欲速者正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窄躁陋不可以有爲耳與下見小利

一例非妄謀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爲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

欲速見小。自是兩件道理欲速則不達。循序則能達無論大小事皆然也。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能見其大。而後可以成大事。無論眼前事與久長事皆然也。留良將兩件併作一件。亦鶻突之甚矣。

葉公語孔子曰章

呂留良云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留良以爲不

講是非。謬矣。使父將攘羊。而子知之。必切諫。卽父既攘羊。而子隱之。仍當委曲懇至以諭親於道。若置是非於不論。使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苟有人心者。忍出此乎。安得爲此害義傷教之說。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呂留良云首節三句雖分志才然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卽在行己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謇諤蕭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省不疚也只完得一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命之羞乎天下固有能有恥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細融徹故也

動必合禮。內省不疚。此大賢以上幾於聖人者。乃可言

此。此所謂行已有恥者。尚未到此地位也。至出使不辱謂其才足以應務。非徒介無能者比。如由求之治賦爲宰。公西華之與賓客言。各有所長。是也。若謂行已中精細融徹。乃能如此。是則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大人也士品雖高。未易語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呂留良云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辨論時不同

北宋時韓范上殿爭論事理。一毫不相假借。而下殿不

失和氣。則平居時和。而辨論時不同。君子固有之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呂留良云謂子貢只以鄉人爲斷夫子又以鄉人之善不善爲斷然則鄉人之善不善又何從定之是聾邊問鹿訖無已時也須知夫子此章之意只論善與不善如氷炭之不可雜居薰蕕之不可同器甚言鄉人皆好皆惡之必無是理耳纔或有之則必有阿世之術詭異之行其中必有可疑究竟歸之不善一邊耳蓋夫子只是於善不善盡頭處看得分曉故知必無兩存中立之理子貢於界限處尚看未分明便疑其或可通融和會耳

子貢所問。夫子所答。謂人品之未定者也。子貢欲以皆好皆惡決之。而夫子皆謂未可。但就已定之人。以知未

定之人。則人品可定矣。一鄉之中。必有善惡暴著之人。幼同居。長同遊。人之善惡。大槩亦不能掩。留艮乃謂鄉人之善不善。又何從定之。至比之麞邊之鹿。葢欲自伸其曲說。而不知其非物情事理之實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呂留艮云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故曰可以為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又云於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荄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於中者為主制於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為仁之道盡是哉

此章之旨。朱子發揮極透。或問云。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枝葉之生。自不能已。此言強制者。不能終不行也。又云。其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氣。乃日鬬進於胸中。則其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此言強制者。雖能終不行。亦不可以爲仁也。葢顔子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則當下拔去。仲弓主敬行恕。則積久消磨。二者皆除根之藥。而原子只制之不行於外。故夫子不許其仁。是路頭之差。非工夫未到之謂也。留良乃云。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如此則原

子強制之功。乃克巳之未純者。夫子但勉之以無倦可矣。何必抑之曰。仁則吾不知耶。又謂可以爲難。即是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不知此難字。與先難後獲之難。義實有別。此難字在強制上見。先難之難。在克巳上見。夫子所以不許其仁。正從此看出他路頭差處。安可將兩難字比而同之也。又謂將以久勝之。亦必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夫使強制之功。果不異於克巳。則積久而勝。乃理之必然。又何難信之有。正爲人有形體之累。而又爲氣質之拘。制遏

之功雖日增。而克伐怨欲之根亦日長。不拔其根。則理欲交戰。終身未有了期。云以久勝之。何言之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呂留良云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廉靜寡欲。故優於爲趙魏老。短於才。故不可爲滕薛大夫。此定說也。今云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則廉靜而有才者。反不堪家老之任乎。曰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則貪躁而有才。乃勝其任。有才而廉靜者。轉不可用乎。留良但欲獨反衆說。以誇新奇。而不顧義理之安

如此。

子路問成人章

呂留良云大抵負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響未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響未寂而中已忘者。面是背非之小人也。何足復論。凡人之不能踐約者。當其要約時。未必不出於誠心。及其久也。時異勢殊。變其初心。故不能保其始終不易耳。故久要重在久字。久而不忘。乃見誠信有守。而可爲成人之事。太淺看不得。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呂留良云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也

其傅與臣僕。雖各忠其主。然亦須論道理。苟非當立。則宜安分。豈有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呂留良云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論功名也

域中之義。莫大於君臣。孔子所以嘉管仲之功。而不責

以匹夫之小諒者正爲君臣之大義也朱子曰楚地最廣極强大齊晉若不更霸楚必吞周而有天下蓋自熊渠得江漢間民和首棄周天子之命號而立其三子皆爲王至於熊通併吞小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宣王中興雖復文武之境土而終不能服楚也至於熊貲開地千里滅鄧敗蔡而執其君至於熊頵旣服陳蔡數加兵於鄭蓋陳蔡鄭南之藩蔽而鄭則畿內之懿親周之東遷所依以立國也觀其情勢鄭服之後不至於吞周以併諸夏不止自管仲相桓公撫循魯宋陳衛曹許數合

諸侯。以致勤於鄭。經營二十餘年。然後聲罪致討於陘亭。楚人帖服受盟。於是天下諸侯皆凜然知天子之尊。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侯度肅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其後晉文繼起。踵桓之事。因以勤王號召諸侯。君臣之大義復明於天下。孔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此也。且管仲子糾之傅耳。諸侯之羣公子皆有傅。公子之傅之私義。其不敵天下君臣之大義明矣。孔子嘉管仲之功。正所以伸君臣之大義也。而留良乃云更有大於君臣者。豈非狂譫語。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呂留良云可如制可之可下來似活動却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偶聞文子薦僎而謂卽此一事可以爲文聖人垂世立教何處不然乃忽援制曰可之可以爲義以證春秋天子之事謬悠甚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呂留良云爲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爲人卽希世駑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

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

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爲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可謂深切著明矣。留良不直引之。而更易以爲已說。何也。

子曰不逆詐章

呂留良云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兩橛矣須一氣直下抑亦不轉其著力不在過接處　又云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要有體會　又云此章重在下半截抑亦正須重頓謂全題當一氣讀下不作轉折者非矣

前二說與後一說顯然相背。要之此章之旨。須作轉折者爲是一氣直下。本留良之謬說耳。

呂留良云三句都是誠亦都是明分貼不得然學者做工夫於誠明二字宜如何曰誠明只是一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若論學者所以靠用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欠工夫在窮理格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喫緊用力處

不逆億是誠先覺是明分貼不易但就二者論之不逆億在前則謂先覺中帶得誠字之意猶可至謂不逆億是明而與中庸誠則明矣之義相牽合則支離而失其本指矣又謂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喫緊用力處亦非也格物窮理亦須立誠以格之此主敬所以通貫八條目也若專以明爲事則世人固有料事多中不謂不明而

立心私邪。專以逆億爲能者。其害不小。重明而不重誠。豈可以立教哉。

呂留良云震川文云定其心而不以物勝此釋氏之覺非先覺也　又云震川謂虛中無我以待天下之至而我無與其間此皆從明道定性書得旨然極處尚有未盡以先覺止以心爲極也問覺緣何不是心

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所以覺者非心之故。語甚鶻突。留良之意。不過謂言心而不及理。覺字恐無把柄耳。不知心之所以能覺者。自由理之明。無待於推原也。孔子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周子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張子曰。虛明照鑒。神之明也。

蓋惟聖賢之心。至虛至明。與理爲一。故能物來坐照。無假推測。使心有所蔽。而惟於事物上擬度。則羣疑滿腹。安能先覺。孔子周子張子所言。正此章先覺之義。皆直指心體。而理自具其中。留良乃謂所以覺者非心之故。獨不思舍心則理安所託。覺字之名義。安所指乎。

或曰以德報怨章

呂留良云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於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挪移

走趲不得纔得
箇四平八穩耳

集註或人所稱見老子書。又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許何哉。朱子曰。是私意所爲。非天理之正也。留艮蓋竊此意而爲之說者。但此惟老子有之。而混及莊釋。莊釋之書。無以德報怨意。

子曰上好禮章

呂留艮云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等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義故易使耳謂以禮使民者固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辨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犂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制大明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國

其宜也

辨上下。定民志。則民易使固矣。然徒事事辨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而上不好禮。則無以感動其善心。而使之實知尊君親上之義。故二者皆易使之正解。而使民感動之義。尤與好字相關切。留良乃强生分別。以上自好禮。而使民感動之說。爲非易使之義。殊不可曉。

子路問君子章。

呂留良云近人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巳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巳工夫充積步步不同

朱子曰修已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然則充積道理已包舉在修已以敬內安人安百姓特以自然及物之功效告之耳若如留良所云則修已以敬未是徹上徹下道理直到安人安百姓步步有一著充積工夫似夫子當日竟留餘義以待子路之問矣其說之背謬若是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呂留良云一貫不主知說而泛指心字與曾子章無別說此章之理病也

二章各別者。曾子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也。而其所以相通者。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惟其一理。故多學而識。只一理以貫之。隨事精察力行。亦一理以貫之。所貫不同。而其所以貫之者。無不同也。留良由不知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原不因知行而有異。故但知二章之各別。而不知二章之未始不相通也。乃但以泛拈心字。同於曾子章爲病。此皆俗儒講究時文之法。於聖賢義理之學。全未窺見。

呂留良云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

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話頭攙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且耐心看細註去

一立乎學識之先者。道理之本體也。聖人之渾然一理是也。一入乎學識之中者。道理之大用也。聖人之泛應曲當是也。先儒論太極立乎陰陽之先。行乎陰陽之中。卽此理也。若禪悟則說一說多且不許。況有先後中邊之云乎。又曾子章。與此章雖分知行。所謂一者則不異。或謂兩章無二致。其言亦不全非。留良以爲和尚之見。謬哉。

呂留良云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辯也

聖學雖有工夫火候。然遲速亦存乎其人。如顏子三十而入聖。曾子二十而聞一貫。亦何可以一定限之。禪學雖有言下解悟者。然亦有坐破七蒲團而未悟者。何嘗有一定之工夫火候。留良不知道術之異。不在工夫火候上論。如播種而耰之。經春涉夏。至於日至之時而後熟。凡物皆同而其爲稻爲粱爲稷爲黍。則不同也。

呂留良云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悚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密室之帕皆狐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又云聖人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貫箇甚麽朱子之言眞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即爲邪禪所陷溺入德之賊也

留良云。有問一貫者但告以多學而識之而已渠意蓋以一即在多學而識處。即襲後段所引朱子之説也不知朱子乃謂一之貫即貫此多。非即以多爲一也聖門之教。本末先後。固自有序。然下學工夫。亦自有本有末

聖人何嘗教人逐末而忘本耶。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亦是下學之事。豈待積學力行之後。然後養其大體耶。伊川好學論曰。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朱子求放心節註云。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終不能有所發明矣。夫必明諸心。而後力行以求至。必先收放心。學問乃有益。是皆爲學人言之也。曾子告門人以忠恕。忠卽是一。恕卽是貫。無忠做恕不出。學者之忠恕。卽聖人之一貫也。如留良言。曾子何不告門人以積學篤

行耶。程子謂謝上蔡玩物喪志。及讀史却又逐行看過
謝後來省悟。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所謂接引
者。謂引博學者使返求於内也。留良乃援爲重多學之
證。則惑之甚已。

子貢問爲仁章

呂留良云事友與爲仁爲仁
與仁字有層次無内外也

事友。分誼之接於人者也。爲仁。工夫之存乎己者也。事
友以爲仁。事雖相關。然事友在外。爲仁在内。安可謂無
内外。至於仁者理也。爲仁者人也。理具於人。以人弘道。

固無內外之可分。亦無層次之可言矣。

顏淵問爲邦章

呂留良云艾南英謂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止夏時殷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但法制禮樂等也總看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朱子明謂顏子於爲邦大本原頭。已是會得。不須更說故惟舉四代制度所當斟酌而行者告之。如艾說。則須增益於聖言之外。方是此章本指。固爲添設。如留良說。

則不見得顏子已會本原一層。而夫子所以立言之意。亦失之矣。且註中引程子一條詞意極分曉。不引全文。而截取兩言以就已說。何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呂留良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

留良謂在我者此心。故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故不得不薄。以心與事判厚薄。非知理者也。蓋在心有精粗之分。而在事亦有難易之殊。設如有人焉。責之已者

曰。吾善吾心而已。事之得失。可不計也。責之人者曰。吾不責其心。而事事求全責備焉。以此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可乎。又謂不責人者。爲物我看作兩件。語似是而亦未穩。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已固非二物。然論處物之義。則待已待人。固當有別。如遇尊名美利。則當先人而自處於後。至有克已難行之事。則當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乃性分中自然之分制也。豈判人已爲二物之謂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呂留良云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爲質又云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孫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　又云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若曰成義義成則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通章以義爲主。信以成之。成此義也。謂成之之字內。兼禮孫則可。謂非至此而後成則不可。留良既云三之字。俱指義以爲質。而又云成字粘定信上說謂義到此方成者爲非。其自相矛盾。乃至於此。且成字旣粘定信上說矣。則此之字。更作何着落耶。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陳際泰文云君子於此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卽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留艮評云兩句是平說有兩項事有各種人物如何側併做一個人一串事得生薑樹上生却被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磕着粉碎耳

用人聽言。固是兩項事。但併做一箇人。一串事。理亦可通。於此有人焉。其言善也。其品行則未必善也。君子於此。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舉用其人也。亦不以人之未善。而廢其言之可采也。要之用人聽言。兩邊道理。既講得明。則分爲兩人。合爲一人。無所不可。何至如生薑樹上生之云哉。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呂留良云時解恕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先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學也

留良每以言心爲大戒詆爲禪學不知唐虞授受首言人心道心大學聖經以正心誠意爲樞紐仁敬忠恕道心也不仁不敬不忠不恕者則人心之流也即以此章論之施其所欲勿施其所不欲正所以遏人心而存道心也安得以求之一心爲時人罪哉

子曰知及之章

呂留良云泛論學者做工夫自當以知及仁守爲重至於此章論聖學王道到盡善盡美處正在細節小疵上較量分毫如造九層之塔到頂尖處更不可不完美耳定要以仁守爲重便失此章之旨凡聖人言語各有所當一槩將儱侗道理武斷不得且此章正論輕並不論重正爲莊涖動禮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忽也只將首節頓斷遞次落下兩節章意自見分明

朱子曰此一章當以仁字爲重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觀此則留良所云定要以仁守爲重便失此章之旨者非明悖朱子之說乎

師冕見章

呂留良云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雖皆窺其微攬其勝而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不能有所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

而不知矣

留良所謂人道當然。天道自然。人物不知其然而然。此道理之本體也。所謂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此聖人盡道之事也。二者理則一。而事亦相通。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庸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學至於此。方可謂於人道當然。天道自然。皆窺其微而攬其勝矣。

烏有如此之人而於聖人之裁成輔相巨細不遺處尚不能有所發明者乎苟於聖人之道未能有所發明則是學之未至也如此之人而乃能明人倫知天道窮物理皆窺其微而攬其勝世亦未之見也大抵留良之誤在於以天理爲空以人事爲實意謂識其理之本然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耳此皆學不識本強生意見知道者必不然也且漆園瞿曇之道與聖賢異者不待見之行事其說理處原不同今有人焉於聖人所謂人道天道物理皆窺其微而攬其勝卻走入漆園瞿曇兩

家門下。則是種稻麥之種。而生桃李之實。無此事矣。

呂留良云無心出之而自然中道者聖人也以處物之義自在吾心也有心爲之而庶幾其合道者學者也以在物之理仍求之是物也

在物之理。處物之義。無二道也。知在物之理。則知處物之義矣。盡處物之義者。以其明在物之理也。聖人學者之分。只爭至與不至。若曰洞見在物之理。曲盡處物之義者。聖人也。窮究在物之理。講求處物之義者。學者也。則得之矣。今留良以處物之義屬聖人。以在物之理屬學者。殊不可曉。孟子之答任人。禮與食色之輕重。此非

言處物之義耶。而以之教學者何也。程子謂夫子之老安少懷。如羈靮之生。由於馬。物各付物而已。此非言在物之理耶。而以之論聖人何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呂留良云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卽道在是也

道者。天理所發著。事物之準則。凡離道與物而二之者。皆末學之失也。留良乃云。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卽道在是也。悖矣。道之在禮樂者。施之有其等。用之有其地。

行之中其節是也道之在征伐者施之當其罪舉之以其時行之得其制是也今謂禮樂征伐之外別有一道而禮樂征伐乃其用是離禮樂征伐與道而二之也如謂建中和之極協剛柔之德者乃其本而禮樂征伐乃其用是別爲一義而非此章之旨也於道之本體及夫子立言之意胥失之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呂留良云樂於禮樂直是膠黏不上此當從樂字中看出禮樂來若只鋪排禮樂而以節字膠黏之乃以樂字膠黏之宜其不上也

其病總看得禮樂粗淺

此句總要看得禮樂即是中和之理。節之即是調理性情之事。則樂之莫非身心之益矣。苟得此意。則從樂字看出禮樂來亦可。先說節禮樂。而以樂字膠黏之亦可。順逆說來。有何妨礙。若禮樂字看得粗淺。則雖從樂字說到禮樂來。亦祇是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而已。何與中和性情之事。所爭者存乎所見之是與不是。不在乎說彼說此之先後也。留艮開口便云樂與禮樂。直是膠黏不上。是自看得禮樂粗淺矣。何與人事。

子曰性相近也章

呂留良云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習非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爲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爲本體耳

又云習非敎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敎勸率爲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習相遠也。此習字。兼風氣之漸染。及教之善不善。俱在內。此相遠字。亦兼中人。或上或下。及聖益聖愚益愚。俱在內。所以下文接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方有力。其上者。雖惡人與居。不能使之變。其下者。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入也。是之謂不移。不移自教後而言。不自未教之前言也。且習相遠也。習字。卽兼教在內。則中人固有因教而善。因無教而惡。益以見教之不可以已。何等關係。何故此處不可入教字在內耶。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呂留良云時文鶻盧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唵囈

朱子集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於天下。言無適而

不然無適不然謂心無在而不存理無在而不得也留良乃云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其割裂文義乃至於此能行五者於天下本一句讀朱子所以分兩截解者恐學者誤認於天下爲鋪張事功之詞故曰無適不然以見其爲存心之審循理之篤耳如何謂能行五者方是存心至於天下而心乃存耶心存理得只是一事如何謂能行五者於天下是心存之事至爲仁矣乃理得之事耶朱子之意以心存而理得則可以爲仁如留良之說則能行五者於天

下之外。尚別有所爲理得之事。可乎。不可乎。且曰能行。則不獨心能存。理亦能得。彰彰矣。而强判爲存心之事。豈惟失朱子之意。於本文亦剌謬矣。總之留良看心字不明。以爲虛空之物。恐心存尚不足以爲仁。故支離若此。

子謂伯魚曰章

呂留良云此與匡衡關雎之說理一而語意不同彼自近處推到遠處去此要自遠處收到近處來只在閨門袵席日用平常之間疏發義理方與墻面之意更相關切

匡衡言關雎爲王教之端。是自近處推到遠處。此章言

二南為學者修身齊家之要。方自近處做起。並無從遠處收來之意。

齊人歸女樂章

呂留良云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不足以有為也

魯自成襄以來。政歸季氏。沙隨之役。成公在會。而執季孫行父。以非執季孫。不能得魯之要領。而成公不足為輕重也。邢丘之役。襄公在晉。而季孫宿即事於會。以必季孫受命。職貢始有憑。而襄公不足為有無也。昭公既

孫於齊。而魯於列國之邦交。不異於常。諸侯惟知有季孫久矣。況定公之世乎。齊歸女樂。桓子不受。定公不能使之受也。桓子受之。定公不能使之不受也。如書定公受之。則失事之實。爲權臣諱。而歸過於君。有是理乎。留良乃云。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若以是爲記者之深文。謬矣。

長沮桀溺章

呂留良云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世二氏心腸學術

汩溺與二氏心腸學術。絕不相同。必欲牽合。徒見其支離耳。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呂留良云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故吾謂仁字尚可提唱心字不可提唱也如云人知力行所以爲仁不知致知而仁亦在中於理甚當故仁可提唱也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故心不可提唱也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卽仁亦非也

朱子曰。從事於此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留良乃云。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卽

仁亦非也是顯悖朱子之說矣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豈非以四者卽所以存心乎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存其中矣豈非心存卽仁乎留良之說不獨與朱子悖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留良乃云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是以心爲空虛之物既離學問思辨於心而二之復離心於仁而二之也總由看心字不明不知心者衆理畢具心存則理存而謂心之存尚不足以爲仁充其說必別求道理安放於心而後可以爲仁也其於告子外義之學所趨

不同。而所見之誤則同。不可以不察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呂留良云陳子龍文云子游之爲學淸虛簡直近於聖人之道子夏之爲學詳盡篤實近於聖人之敎子謂夫子之後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敎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游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託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淸虛寘悟之學誣之哉

推尊程朱。而貶及游夏之門人。又泯沒傳經諸儒之功。何其妄也。伊川誌明道之壙。謂先生之學。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墓碑又云。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

之學於遺經。然則程朱之所以紹聞知之緒者。以遺經之存。先聖之微言大義未泯也。傳經者雖師友淵源所漸有淺深。或源遠末分。不無粹駁。然聖道賴以不墮。一髮引千鈞。厥功偉矣。諸經多傳於子夏之門人。詩序易傳雖難信。而春秋儀禮傳。頗具微言至於蜡賓出遊。子游與夫子問答者。精理奧義。與大學中庸相表裏。其他散見於論禮者。剖抉精蘊。獨契聖人之意所得於親受者多矣。而敢於一概抹去。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呂留良云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隹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聖賢垂訓語各有當不必一轍如漆雕開章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專爲學未足者未可以言仕也此章言仕必優而後可兼於學學必優而後可出而仕統爲專於所務言也以彼槪此則鶻突而失其理矣又謂上優易下優難亦是強生分別學之優也固不易仕之優也無論責任之大小必使物各得其理而後可以言優是豈可易而言之耶又引內重外輕以爲證亦非是內重外

輕者。如孟子言不顧文繡膏粱。周子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云耳。乃身外之物也。若此章之言仕。乃事君之義。澤物之仁。性分中之事也。大學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以先後言則可矣。今以內重外輕爲言。豈非引喻失義耶。

衞公孫朝章

呂留良云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

堯舜之道列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薑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遵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折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不可易矣今人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雖硬差排幾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裝點道字曾何當於傳註哉

此章留良辨論甚多。總之謂文武之道道字。全要低看。如典故名物之云耳。至於文武之所傳。與夫子所得統

於文武者有向上事在。全不在此。此似是而非也。文武之道。朱子所說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正不可看作粗淺。蓋聖人之心。全體天理。其發爲禮樂文章者。皆自聖性流出。盡倫盡制。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仲尼之心志。與文武相通。明其數。便知其意。習其事。便通其理。夫子之傳文武之道。固不僅度數之末。亦非於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外。別有所爲。聞而知之也。中庸曰。憲章文武。子畏於匡。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道即文。文即道。非二物也。留良每每隔精粗爲

二致。內外爲二。二本。故其謬如此。

呂留良云大意祇問孔子何師答曰無師云爾文武之道數句是子貢反跌文法正決言其無所從學也又云道字不重者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

此章須說夫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方見聖人之大。如舜之好問好察。包羅宇宙。物無大小。一入聖人之心。莫非至理。況文武之道。事事皆要道精義之存。夫子無不學無非師。所以爲聖人也。留良識見狹陋。以爲聖人有師。便滅聖人身分。必言無師而後快。豈不謬乎。子貢開口。便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何等鄭重。何等關係。然則

夫子所得於識大識小者。即所以紹文武之傳。並非二事。留良乃認作反跌語氣。若云除此等聖人須問人。過此則不須問人矣。以証其無師之說。豈不與子貢之本意。大相悖也哉。

堯曰咨章

呂留良云陳子龍寬則得衆節文云帝王者善審天下之人情而有以致之予謂義亦無他只如此來便入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僞妄矣

此言非特斥陳文之僞妄。幾於疑本文之僞妄矣。夫子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大學

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皆謂審天下人情所在而有以致之也孔子曾子孟子之言豈亦權術私心耶有感必有應自是民之秉彝王政之行其得衆其人任其有功其民悅皆是分內事留良每遇此等處必指以爲涉於功利而痛詆之故於天下歸仁天下歸心邦家必達邦家無怨凡以功效言者必曲爲攻駁亦悖甚矣

子曰不知命章

呂留良云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只有我

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蓋命有耑以理言者。天命之謂性。五十而知天命。是也。有以氣言者。孔子言道之將行將廢。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留良乃謂命卽天理之當然。是明與朱子之說背矣。又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曰知理之當然。一切死生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以牽合其說。而混其義。不知何意。